

刘慧敏 著

剪寇

惊心动魄的谍战传奇
不为人知的抗日故事
壮丽温婉的窗花情缘
剪纸、打树花、
秧歌戏……

河北蔚县民间艺人与日寇
斗智斗勇的故事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剪 寇

刘慧敏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剪寇 / 刘慧敏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5171-2086-5

I. ①剪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1034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宫媛媛

文字编辑: 张凯琳

装帧设计: 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0.75 印张

字 数 325 千字
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2086-5

目 录

	引 子 /1
一	剪刀求爱 /2
二	与魔共舞 /20
三	盗窃美女 /32
四	荒唐和亲 /43
五	红色街道 /54
六	汉奸头子 /69
七	走狗出动 /81
八	变向引导 /91
九	窗花情报 /104
十	间谍情人 /119
十一	滴血舍利 /130
十二	极刑审问 /142
十三	架空雷区 /153
十四	古墓内情 /165
十五	内伤考验 /177
十六	触动底线 /190
十七	无间之道 /205
十八	高层较量 /219
十九	虚拟武器 /228

二十

间谍出击 /238

二十一

如履薄冰 /253

二十二

极速营救 /266

二十三

小野裸奔 /279

二十四

完美策划 /291

二十五

将军逃亡 /301

二十六

树花暗语 /315

引子

1937年7月7日“卢沟桥事变”。8月5日，侵华日军飞机侵入蔚县，开始对蔚县八大集镇及周边乡村进行狂轰滥炸，给蔚县人民造成了人畜伤亡和财产损失；8月27日，日军侵占张家口及怀来、涿鹿等地；8月28日柴沟堡被日军侵占；8月30日，日陆军部指示华北驻屯军及关东军在察哈尔省的作战地区为靖安堡——下花园——保安（涿鹿）——桑干河上游一线，同时，驻屯军要补给在张家口方面的关东军；9月11日，日军板垣师团5000余人，东从涿鹿，北从宣化，分两路侵入蔚县。

9月25日，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告捷。板垣师团被迫撤离蔚县，调往山西挽救其在平型关大战中的败局；10月26日，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杨成武将军的率领下光复了蔚县。

11月24日，日军调集2万余兵力，分八路进攻“围剿”新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从怀来、涿鹿、宣化、天镇等地集结3000余兵力，分东、西两路再一次进攻并侵占蔚县，致使蔚县又沦入日军的占领中。据蔚县文史资料记载，当时日军的主要长官分别是禄川、耿井、吉田。蔚县党政机关、群众团体和八路军在日军侵占蔚县地区时，主动撤离。军分区和特区委员杨成武、邓华、王国权指导大家学习了《抗日救国大纲领》，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决定重返蔚县，开辟南山抗日根据地……

在日军的铁蹄下，举国上下，无数中华儿女加入抗日队伍，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。



一 剪刀求爱

在半个月的时间里，雪燕遭遇了两次具有火药味的求爱，差点没把娘给吓死。上次，雪燕女扮男装到戏楼看戏，当她喜欢的名角一品红出场后，抛起水袖刚“咿呀”两声，有人便开始喝倒彩。扭头看去，是位油头粉面的男子，大猩猩似的举着双手，发出“噢噢噢”的声音。雪燕心里很是不痛快了，想想娘的千叮咛万嘱咐，就忍着，忍得心里就像塞了把过冬的干草。

一品红身着水红镶白边的戏装，掠鬓云鬟，正中镶大朵的牡丹花，面若桃花，风情万种，唱腔悠扬而圆润，一笑一颦都能点响热情的掌声。突然，有件黑东西乌鸦般飞向戏台，一品红伸手接住，原来是一只脏兮兮的旧花鞋，散发着咸鱼味道。她翘起兰花指，提着鞋道白：“咦，咦，这是何等物件，竟不翼而飞……”扔到戏台边，继续唱戏。

那扔鞋的公子挺着锅模锅样的肚子喊道：“什么破红烂绿的，滚下去，快滚下去吧！”

太猖狂了，这哪忍得住！雪燕几步窜到那叫嚷的公子面前，指着他喝道：“你，你给我滚出去。”雪燕穿灰色长衫，身材修长，看上去就像宫灯上的流苏，而那公子头戴礼帽，身着古铜色团花马褂，肚子圆得像扣了锅，那形式像丝瓜跟南瓜对话，大家也似乎看到了雪燕痛哭流涕的样子，但没有人敢吱声。

那南瓜似的公子伸出火腿肠样的手指，指着雪燕叫道：“你知道你家爷是谁吗？你知道你家爷俺的爹是谁吗？”

雪燕说：“你家爷俺当然知道你爹是谁。”

南瓜公子得意地翻着眼说：“那你来说说他是谁？”

雪燕耷拉着眼皮说：“还能是谁，是条狗呗！”

这时，一品红跑过来护在雪燕面前，道个万福说：“这位公子，快快请

坐，一品红请你喝茶。”

那南瓜公子眯缝着眼睛，舔舔大板牙，说：“要请你就请爷喝花酒，茶，谁他娘稀罕？”

雪燕伸手把一品红拉到旁边，瞪眼道：“是你自己滚出去，还是俺帮你？”

南瓜公子握起油罐子大小的拳头，对着雪燕的脸撞去。雪燕的身子猛地弯下，双手轻轻点地，后腿优美地撩起来，踢到那人脸上。那南瓜公子捂着满嘴里的骨头渣子，留下一条血色的水线跑了。雪燕看看地上那条血线，摇头说：“真不值打，一打就漏了。”大家听到这里，顿时哄笑起来。原来，这南瓜公子多次用银子敲一品红的闺房，实在敲不开了，便每天在这里砸场子，让一品红很是头疼。

在接下来的戏中，有位大家小姐再没心思看戏了，眼睛不停地去瞄一边的雪燕。小姐目睹了只有说书唱戏中才有的英雄壮举，便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青年。散戏后，她拉着丫环尾随在雪燕身后走。丫环急着说：“小姐，小姐咱走错了哩，咱家不在那边。”小姐用力甩甩她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你不说话能憋死啊！”

丫环见小姐盯着雪燕的背影，眼里都快伸出手了，便笑笑，说：“小姐俺懂哩。”

小姐瞪眼道：“你懂啥哩。”

丫环调皮地摇晃着头说：“反正俺懂哩。”

雪燕悠闲地走在街上，每当遇到棵柳树，便会跳起来打一下柳条，嘴里还哼着一品红那委婉的唱腔，时不时在腰里摸出一只晃眼白亮的物件，手腕轻扬，那亮的晃眼的物件就插到树上。她随后又跳跃着拔下，插到腰间。这让雪燕当成飞镖的小物件本来是蔚州窗花艺人用来刻窗花的工具，是雪燕娘亲自为她打磨的一套别致的工具，想着她用来好好研习，刻窗花用。谁知她把这刻刀练成了飞镖，常带在身上。那小姐是小脚的，追得辛苦，已经气喘吁吁了，满脸的绯红。她们曲曲折折跟到巷里，见雪燕进了四合院。

两人来到门前，丫环说：“小姐，俺去敲门。”

“别敲，别敲。”小姐眨着眼说，“你只要记住门就行哩。”丫环歪着头，扑扇着大眼睛使劲瞄着门。灰色的墙，苫着鱼鳞瓦，高高的门楼，黑漆的木门上，镶着两个虎头环。院里有棵高大的杨树，在风中翻着亮亮的叶子。



她点头说：“小姐俺记住哩。就他家有棵大杨树哩，你看，别人家没有。”

小姐问：“你真记准了吗？”

丫环有些不自信，从头上拔下簪子，在门旁的砖上划几道。小姐问：“你可给俺记牢哩。”丫环又不自信了，从兜里掏出红皮筋，系在了虎头吐出的铁环上，松开手“吧嗒”一声，吓得她吐了吐舌头。

小姐与丫环回家后，也没顾得上进房，站在院子里就喊上了：“爹，爹。”东西厢房里的门上伸出几个脸儿，又闪回去了。

赵百发从堂屋里出来，见女儿握着双拳，举在头顶，闭着眼睛大声叫嚷，便瞪眼道：“你是个大家小姐，在院里这么咋咋呼呼的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，成何体统？”

小姐说：“俺不管，你马上给俺去提亲，听到没有，去提亲。”

赵百发惊得眼睛瞪老大，问：“谁，谁家的公子？”

“俺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公子，但俺知道他住在哪儿。”

“胡闹！终身大事，岂能草率？”赵百发瞪着眼吼道。

“俺不管，你不去提亲，俺就死给你看。除了他，俺谁都不嫁。”

赵百发黄土埋到脖梗子了，膝下只有这么个宝贝闺女，是可着她性儿长大的。实在拗不过这个宝贝，只得去请媒婆。小姐在闺房里等得心焦，把自己的衣角都快揉烂了，不时扒着窗子向外张望。院里的假山旁，有两个女佣在那里低声说话，扭头见窗子框着小姐的脸，吓得拨拉着衣襟快步散去。

等到媒人回来，小姐急着来到客厅，问：“成了？”

媒婆捂着嘴，笑着摇头说：“小姐，不成。那家的公子是女扮男装。”抬眼见小姐满脸气愤，嘴撇得老高，又忙说：“这也没啥，菩萨奶奶都是男身哩。”

“女流之辈能有这么好的把式吗，女流之辈能有这样的侠肝义胆吗，女流之辈能打得过那男人吗？”小姐哭道，“没法活了，你们合起伙来骗俺，俺不活了，俺现在就挂起来，别拦俺，拦也拦不住，你们就等着替俺收尸吧。”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，俺闺女花容月貌，知书达理，人见人爱，如今往你矮枝上落，你还用枝条抽俺。来人啊，来人啊，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给俺抓来，让俺看看他是不是潘安再世，有何德何能，把俺闺女给迷成这

样。”赵百发见宝贝女儿哭成这样，大声喊着。

雪燕听说赵百发家的小姐要死要活地嫁给她，感到怪好玩的，就要走。娘本是不让来的，雪燕说：“娘，你没听到，人家要死要活，俺是去救命哩。”

娘说：“小姑奶奶，你就让娘多活几日吧。”

雪燕说：“你以后再叫俺姑奶奶，俺立马回去当尼姑，真是的，还叫起来没完了。”

客房里摆着红木八仙桌，两旁各摆有太师椅，靠背上镂雕的鹿芝图案，已经磨得发出铜镜的光泽。墙角处蹲有两个半人高的青花瓷瓶，里面插着四季不败的仿真工艺品花，诉说着赝品的美丽不需要阳光。屏风一水紫檀木的，镶着安东县令吴昌硕精写的寒友图。赵百发身着古铜色的马褂，绣万字图案。他面对镂雕的窗子立着，秃头上散发着柔润的光泽，背在后面的手里，还握着两枚核桃。

站在这样的客厅里，面对赵百发的傲气，雪燕很容易使用回忆打开童年的家境。那时候家里殷实得不输这样的气派，只是，偌大的家业被爹用烟枪打没了，现在他们只能过清贫的生活。赵百发慢慢地转过身来，肿胀的眼睛眯着眼前这个公子，人倒也清秀，便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“哗啦哗啦”转动着核桃，仰着头问：“令尊从事啥行当，家里铺子几间，良地几顷？”

雪燕故意说：“家父过世，家徒四壁，家无长物，这身衣裳都是借来的。请问，你把我请过来，有何贵干啊？”

赵百发痛苦地说：“你是如何欺骗俺家小姐的？”

雪燕扬起眉毛来，说：“哎哎哎，可是你到俺家求亲的。”

赵百姓瞪眼道：“你，你！”

有位女子从帐后袅娜地闪出来，衣裳闪着滑溜溜的光泽，模样儿粉嫩，神情羞涩。雪燕明白，用这样的织品包裹的一般都是小姐，便抱拳道：“小姐天生丽质，小生早已按捺不住，咱们先入洞房再拜堂如何？”

小姐晃了晃肩，用手遮面，低着头说：“羞死人……”

雪燕收起笑脸说：“你不同意，那俺走了。”

小姐急道：“别走，别走啊。”雪燕伸手夺过她滚烫的小手，搂着肩，就往内房钻。在进帷帐时，雪燕还回头对赵百发挤了挤眼。

“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？”赵百发盯着雪燕与小姐缠绕的背影，痛苦地



号叫着。他像踩在烧红的地板上，脸皮皱得像风干的苦瓜。垂幔波皱还未停歇，赵百发拔腿跑到院里，挥舞着双拳，喊道：“来人！快来人，马上操办婚礼用品。”下人们从角落里冒出来，缩着脖子立在赵百发面前，满脸天塌下来的表情。

小姐从房里出来，满脸的羞涩，偎到父亲跟前，轻声说：“爹，果然是个姐姐，让她走吧。”

雪燕对赵百发施礼道：“小生告辞了。”

赵百发怒气冲冲地盯着雪燕，挥着手，叫道：“真是世风日下……”

自从发生了求亲事件之后，娘不再让雪燕碰男装了。闺女家每天穿着男人衣裳到处瞎窜，惹是生非的，太没闺女样了。娘让她待在家里跟姐姐春燕学较窗花。雪燕的娘是蔚州最著名的窗花艺人，被大家誉为剪娘。据说她闭着眼睛都能较出十二生肖，活灵活现的模样儿，一松手都怕会飞会跑。剪娘最大的心愿是让两个闺女学较窗花，夺得两年一届的窗花大赛头牌。让她遗憾的是，雪燕这孩子就不爱女红，不爱红纸，不穿红装，就爱穿着男人衣裳去惹事儿，常有人头破血流到家里要钱。有个痞子赌输了，用白绸蘸上鸡血缠到头上，来家里骗钱。剪娘塞给他两块大洋，正好雪燕回家，听说是来要钱的，就真把他的头打破了，吓得剪娘当场跪倒在地，哭道：“小姑奶奶哎，你就让娘多活几日吧。”

雪燕所以变成这样儿，剪娘是知道原因的。她常抹着眼泪说：“唉，俺欠这闺女的，欠她的太多了。”

那时候，剪娘只有十七岁，已是蔚州小有名气的窗花艺人了，常有富人家请她教小姐太太较窗花。一次，有家富商请她教小姐较窗花，她费尽心机都没把小姐教会，倒是那家的公子学会了。公子忽略门第差别，爱慕剪娘的才艺与模样儿，用不怕死的精神把她娶进家。进门后，婆婆的脸拉得比驴脸都长，说出的话像腊月里的风那么冷：“嗯，咱丑话说到头里，要是你生不出带把的，就带着休书咋来咋走。”剪娘第一胎生了闺女，婆婆开始翻白眼，说风凉话；第二胎又是闺女，剪娘已经感到摸到休书边了。

夫妻俩商量过后，往接生婆兜里塞进三块大洋，接生婆用蚊子呐喊的音高声宣布：“恭喜老太太，是宝贝孙子哩。”然后伸出颤抖的手，接过赏银，小脚快速地交替着去了，头都没敢回。

在雪燕五岁那年，奶奶稀罕地说：“宝贝孙子过来，让奶奶摸摸咱家的根。”在乡村，很多老人都爱摸摸香火的源头，这一风俗一直延续着。她那只皱巴巴的手伸进去，就像被烫着似的抽出来，眼睛顿时鱼白四起，身子“咚”地砸到地上，再也没有爬起来。家族的长者捋着灰白的胡须说：“雪燕系丧门之星，若不处死，将后患无穷。”

另两位长者也趁机说：“必须立刻处死，不可怠慢。”

剪娘用额头把地砖磕烂了，见还是保不下孩子的命，就说自己动手解决这个可怜的孩子，之后，把她偷偷地送到大南山的尼姑庵。十年的时间被剪娘给牵挂成百年。十年的时间，院里的小杨树变成梁了，霸道的长者已经被埋在土窝窝里头，剪娘的鬓角被岁月染得灰白，她成了这个家里的长者，于是去庵里把雪燕接回来。

那是个中午，雪燕穿着青色尼袍，立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院子里，表情异常淡漠。十年的光景太久了，那个名叫净心的老尼，已经在雪燕心中深刻地成为母亲的形象。那个长有参天古柏的院子早已把她初始的记忆掩住，以至于她站在院里，需要用触摸去体会似曾相识，那些记忆薄得都能用口气吹散。

就在那天中午，邻家的婆娘领着三个虎背熊腰的汉子闯进家门，用胖得水肿似的指头点着剪娘的鼻尖，喷着唾沫星子骂道：“你把丧门星领回来，四邻也会跟着倒霉，马上送走，不送走就搬家，敢说半个不字，把你的毛薅光。”剪娘没别的办法，跪在地上用头跟地砖频繁地接触，“咚咚”几响，鲜血从额上冒出来，像道不规则的裂罅蜿蜒在脸上。

身着青袍的雪燕歪着头，静静瞅着娘跪在地上，额头的血蜿蜒到下巴，像条红色的裂缝。她慢慢地走到娘跟前，伸手把她拉起来，由于用力太大，娘踉跄几下才站稳。雪燕紧紧地抿着嘴唇，眉头微微皱着，细长的眼睛盯着那位胖得没脖子的婆娘：“说，你欺负她。”

婆娘叫道：“就欺负了，咋得，你这个扫帚星，滚。”

雪燕吸吸鼻子说：“你嘴里很臭，应该嚼嚼茶叶。”

娘听到雪燕说出这样的话，以为这孩子在山里待傻了，哭道：“求您了，她只是个孩子，也没见过世面。”

胖女人伸手抓住剪娘的头发，搥到胯下就打。



雪燕说：“你欺负人。”说着，伸手抓住胖女人的手腕，反身拧过去。

胖女人就像被狼咬着般叫唤：“放开，疼死了，疼死了，疼死了！”三个儿子见娘的模样儿那么痛苦，扑上去要打雪燕。突然，雪燕像阵青色的旋风那样裹向三个汉子。他们还没明白是咋回事哩，就都躺在地上，像开水烫着的豆虫在扭动。胖婆娘惊得眼露鱼白，身子直挺挺地砸到地上。

这场让剪娘惊心动魄的胜利，不只降了四邻对她说话的音量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她们了，甚至有人主动跟她示好。从此，四邻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友好……

雪燕倒是在家当闺秀当了几日，认真地剪了不少令姐姐嗤笑、娘指责的窗花，然后就坐不住了，咕嘟着嘴，冷冷地看姐姐春燕铰窗花。她扭头看看窗外，有只小鸟在窗台上跳着，滴溜溜地叫，像皮影戏。雪燕回想到在庵院里的时候，脸上不由泛出欣慰的笑容。那是个建在山崮上的小庵，被一群搂抱粗的古柏手牵手地护着。庵后有片松林，树头耳鬓厮磨。每天，雪燕都到林子里练武，时间久了，树上的鸟儿不怕她了。她练她的，鸟儿玩它们的。那时候的生活真是太自由了。现在，雪燕被娘关得心里都长满草，只能用回忆打开尼庵，打开自己十多年的风景，慰藉被约束的失落的情绪。

她曾几次跟娘说出去透透风，风没透成，还吃了娘的白眼。一次，娘让她剪幅“喜鹊闹梅”的窗花，她梗着脖子说：“俺就不剪。”

娘拉着脸说：“不剪就不让你出去。”

雪燕梗着脖子说：“俺就出去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刚走几步，听到后面“扑通”一声，传来娘的哭腔：“姑奶奶，俺求你了，你就让娘多活几天吧。”雪燕回过头，见娘满脸的泪，脚再也迈不出去了。

每天早晨，娘都到厢房教雪燕与姐姐铰、刻窗花。娘拿起雪燕铰的“喜鹊闹梅”，摇着头说：“雪燕，你看你剪的这个就像狗啃的，这哪是闹梅，这是闹心哩。剪花牙子要细密整齐，才好看，你看，该这么铰。”说着，把叠好的纸拾起来，示范说：“要左手的食指顶着纸，感受剪刀尖的游动，这样才能剪得细密整齐。”

雪燕的心思哪在纸上，在想咋出去的理由，还真被她想到了，她凑到娘跟前说：“娘，俺的剪子像把钝铤，剪不了那么齐。”

娘扭头看着她说：“跟你姐换着用。”

雪燕撇嘴道：“才不稀罕用她的呢，瞧她那剪刀，缠着红线像宝贝似的，要俺换过来，她不哭才怪呢！”

春燕笑着说：“臭丫头，姐有这么小气吗？”

剪娘问：“雪燕，你说你到底想干啥吧。”

“俺想去铁市买把称手的剪子。”

“别糊弄娘了，不就是想出去疯吗。”

“反正不让去，俺就不剪了。”说着，梗起脖子来。

剪娘看着雪燕剪的那些幼稚的窗花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她知道，雪燕在山里待久了，这性子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。于是，她说：“去行，但不能穿男人衣裳，闺女家就得有闺女样儿。”剪娘做梦都没想到，这次把雪燕放出去，又招来了麻烦，麻烦还漂上她们，抖搂不掉了……

天空总是雨模雨样地阴着，空气潮湿得能攥出水来，风以来，太阳就会探出头，树上的叶子晒出油了，在阳光下亮亮的，风刮起来，显得有些晃眼。雪燕穿着石榴红的上衣，青色布裤子，一双提篮鞋，闺模闺样地走出家门。当她拐过巷子，来到大街上，便开始蹦蹦跳跳着走，把两条辫子甩得就像放羊的小鞭子。

蔚州是一座很古老的小城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并制定出无数约束女人的条条框框，规范着女人的行为。比如，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走路的时候不能乱看。雪燕迈着弹簧腿走路的样子，惹得路人对她指指点点，有人还小声嘟哝：“谁家的闺女，这么没闺样哩。”

走在这样的街道上，丝毫不会怀疑穿越在唐宋年间。街道两旁的老店鳞次栉比，老井旁的古柳虚怀若谷，庙院里的古柏盘丝狰狞，高大的国槐把巨大的绿伞撑过房顶，俯视着街道。地面铺着枕头大小的青砖，两岸建有青砖鱼鳞瓦的铺房，隔不多远便有家窗花铺子，门前都竖有半人高的亮子，亮子鲜亮的颜色灼着行人的目光。

亮子是蔚州窗花艺人专用的展板，说白了就是假窗户，上面裱上薄得透亮的毛边纸或连史纸，每当剪出满意的窗花作品，贴在上面，供人挑选与定做。每到年节，整条街上都摆出亮子，上面粘着新剪的窗花，虽在三九严寒中，你也会感到温暖。

街道南头是蔚州最大的铁市，老远便能听到大锤咚咚、小锤叮叮的声



音，如磬似钟，错落有致。由于蔚州和窗花的渊源，铁市里的摊位上摆了很多剪刀，多是那种尖嘴、短刃、大把的。这样的剪子在铰窗花时容易吃纸，会剪出绒细的花牙，能旋出复杂的纹路。还有一些刻刀，但大多数剪纸艺人的刻刀都是自己打磨的，所以刻纸工具少些。

雪燕来到摊前，耐心地用拇指蹭了几家的剪刀，霍霍声都差不多，于是大声喊道：“哎，谁家的剪刀快？”

几个铁匠把目光聚焦到雪燕脸上，扯着破锣嗓子喊：“俺家的快哩。”

“俺家的快。”

“俺家的最快。”喊完，扫描过雪燕的身段，目光从脸上高高低低滑到脚上，又从脚上攀上去，在脸上逗留。雪燕有双细长的丹凤眼，睫毛长长的，嘴唇调皮地翘着，双腮泛着自然的红润。猛一打眼，她不算漂亮，可是她是经得住看的人。她用手指轻轻弹着红润的嘴唇，目光冷冷地说：“你们这是王婆卖瓜，都说自己的剪子快，俺哪知道快不快，比比看，谁家的快，俺出两倍价钱。”

大家的目光顿时从她脸上落下，不再吱声了。

有个胖得没有脖子的铁匠，舔舔宽厚的嘴唇，不怀好意地说：“哎哎哎，那闺女，俺赢了，你给俺当老婆吗，当，俺就比。”

“咦！这是谁吃了黄豆放大屁哩？”雪燕扭头去看，见是位猪模猪样的男人，脸黑得像刚从灰里掏出来，又满脸扒灰的表情，她很想把他打得嘴唇厚得能下犁，眼睛迷得能纫针。雪燕并没有这么做。这段时间，被娘给关苦了，好不容易才出来转转，她想找点乐子。于是，扮着鬼脸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大哥，你的剪子果真快，本姑娘就嫁你哩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胖子笑出八九颗焦黄的玉米粒儿，伸手抓把剪刀，竖起身子喊道：“都他娘听着，俺的剪子最快，不服的站出来。没人比吧，那俺的最快，从今以后这闺女就是俺老婆了。”

嗯！是时候让胖子更胖了。雪燕正要上前，身后传来了粗犷的声音：“俺不服，俺就不服，俺打心里不服。你的快，你的快还三天两头被人家退货。”声音就像从大瓮里传出来的，嗡嗡的。雪燕回头看去，是位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脸被烟熏得乌黑，眼睛小而离得近，大蒜头样的鼻子。他手里握着剪子，脖子梗得像斗鸡，死死地盯着那胖铁匠。雪燕得意地想，这下有好

戏看了。她抱着膀子，歪着头，脸上泛着笑容，等着看他们比剪子。

胖铁匠瞪着牛蛋眼叫道：“大力，大力你狗日的傻了，你以为赢了就嫁你，做梦吧。”叫大力的汉子梗着的脖子松劲了，握着剪刀的手也耷拉下去了。

雪燕生怕他们掐不起来，故意说：“咋得，他赢了，俺还就嫁给他哩。”

大力抽抽鼻子，软下去的脖子又梗起来，问雪燕：“你说话算话？”

雪燕眨着丹凤眼说：“当然了。”

大力举着剪子来到胖子跟前，把头伸得鼻尖都快顶到胖子的脑门了，喝道：“胖子，咱比。”

两人就比上了，把剪子对磕起来，当当当，胖子见剪刀上布满豁牙，扔到地上，重新捡起把，劈开叉，又磕。没多大一会儿，胖子几十把剪刀全变成小钢锯，再看人家大力的，像新开的刃，不由恼羞成怒，抱住大力就摔，两人滚得像下坡的碌碡。

雪燕见他们在地上滚来滚去，便感到索然无趣，说：“真没劲，就像老娘们打架。”她摇摇头，倒背着手，迈着弹簧步子走去，嘴里还哼着一品红唱过的秧歌戏。雪燕心想就这样空手回去，娘肯定又会数落她出来是为了玩，她想去窗花铺子里看看，卖不卖剪刀。

来到家“吉祥窗花”铺子门前，雪燕被门前亮子上的窗花吸引了，那是幅《游龙戏凤图》，刀口精致的程度，就算是用刻刀也无法刻出来，更别说用剪子剪了。雪燕看着这幅窗花，心里有些难过，因为就算是娘，也难做这么精致。她伸手触摸着那幅作品，揣摩着剪法，心想，要是娘看到这窗花，肯定会伤心的，因为在娘的心目中，娘自己才是蔚州最好的窗花艺人，是官方认证的剪娘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：“俺的剪子最快。”雪燕吓了一跳，回头见是那位叫大力的铁匠，鼻青脸肿地立在身后，双手捧着一把剪子。

雪燕拍拍他的肩说：“嘿，问你个事儿，谁打赢了？”

大力说：“俺的剪子最快！”

雪燕说：“那俺买了。”

大力摇头说：“俺不要钱！”

雪燕问：“你白送？”

大力抽抽鼻子说：“你，你当初咋说的？”

噢！雪燕算听明白了，这汉子把她的玩笑当真了，瞪眼道：“你的剪子



快，它能迎风断毛、削铁如泥吗？”

大力摇头说：“这个，不能。”

雪燕叫道：“不能还说快，一边凉快去！”大力抽抽鼻子，低下头。雪燕走出老远，回头见大力还待在亮子前像个木头人，便摇头说：“天爷，真是个呆子。”雪燕做梦都没想到，这个叫大力的铁匠竟如此黏人，在后来的日子里把她黏得都想用刀砍人……

大力耷拉着脑袋回到摊位，把手里的剪子扔到地上，蹲在那儿发呆。大家嬉笑着问他：“大力，媳妇呢？”由于他们被烟煤熏得黑头锅面，笑出来的牙就越发白，就越有讽刺意味。

大力抽抽鼻子，朝地上啐口黑痰说：“她嫌俺剪刀不快。”

坐在风箱后的徒弟喜柱，见大家都在奚落师父，为他难为情地低下头，用手指划拉地。大力腾地站起来，叫道：“喜柱，收摊。”

胖铁匠说：“大力，回去娶媳妇？”大力也不吱声，与徒弟收拾家什，装上架架车。大力拾起车来，拱了几步，回头喊道：“俺要打出最快的剪刀。”说着，梗着脖子去了。

破旧的院子，房上苫着的草已经变黑变薄，院墙是石头与碎砖垒的，也没用泥抹缝，看上去千疮百孔。院里有个砖头支起来的炉子，炉子周围布满铁的屑皮。大力蹲在炉子前，盯着地上的两把剪子愣神，嘟哝道：“十年长八岁，越长越倒退。”这句话是爷爷常跟他说的，爷爷在世时，常捧着那把传世的越王剑感叹。因为那把剑历时千年，至今仍旧锋利无比。喜柱蹲在木架架车旁，用手指划拉着地，不时抬头望望师傅那张紧绷的脸。

大力猛地站起来，叫道：“喜柱，生火。”说完，跑进房里，从柜上摸起爷爷留下的越剑，用拇指蹭蹭刀刃，感受着霍霍之声，脸上不由泛出微笑。这把剑千年不锈，至今刀锋吃手。大力铁信，当初它肯定能迎风断毛、削铁如泥。他提着剑来到院里，“当啷”一声，将剑扔到地上，说：“喜柱，烧上。”

喜柱盯着那把剑，问：“师父，真烧啊？”

大力毫不犹豫地叫道：“烧。”

喜柱问：“你真舍得？”

大力抽抽鼻子，叫道：“舍得。”